

卷二十四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隱公 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立桓公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公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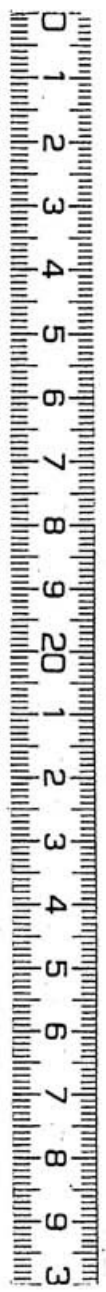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晉 鄭 侯 宋 穆 西 玉 十九年 衛 桓 公 十三年 蔡

隱元年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9





子太叔論送晉平公少
姬齊姜之喪晉大夫張
趯私議晉之將弱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四

昭公

壬戌

三年鄭游吉如晉

游吉子太叔也

送少姜之葬

少姜齊女晉侯之妾

也卒於去年太叔來送其葬少去声

梁丙與張趯見之

二子皆晉大夫見太叔趯音狄

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言卿送妾葬過禮之甚

子太叔曰將

得已虐

言不得已而來大音太

昔文襄之霸也

昔晉二君為伯主時其務不

煩諸侯

吉凶之事不勞諸侯

令諸侯三歲而聘

三年一次使卿相聘

五歲而

朝

五年一次其君相朝朝音潮

有事而會

有大事而後會諸侯

不協而盟

諸侯不和

為盟君薨

國君之喪

大夫弔

使大夫行吊禮

卿共葬事

使卿送葬共音恭

夫

人之喪夫人士平使士行大夫送葬使大夫足曰昭禮命事

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無加命矣此外別今

嬖寵之喪今平公寵妾之喪不敢擇位不敢計擇而數於守適妾位卑賤

而弔葬禮數比於正唯懼獲戾罪於晉豈敢憚煩今茲吾又豈敢

勞婦人適音嫡下同少姜有寵而死得寵於君而死齊必繼室齊國必薦女

將來賀非久吾不唯此行也不特此送葬之行也張趯曰善哉善

太叔之言吾得聞此數也吾幸而得然自今子其無事矣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自然

今以後汝無譬如火焉火中之寒暑大火見於南方之中寒暑

乃退季夏火星昏見於中而暑退此其極也季夏秋之極

之無退辱極則必退以喻晉晉將失諸侯將不得諸

侯求煩不獲無復弔賀二大夫退梁丙張犬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言假使張趯有智識其猶在君子之後辱猶不得

之智也譏其不為晉隱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果如子太叔

平仲曰寡君使嬰曰晏子傳齊君之言云寡人願事君願事朝夕

不倦早暮不敢倦怠將奉質幣欲自奉質幣以臣無失時無失

之適有不厚先君之臣備內官以備宮中焜耀寡人之

望照明已之意則又無祿少姜又早世墮命年少寡人

晏平仲奉齊景公之命請送女於晉平公悅

失望遂失初君若不念先君之好晉君若不忘齊先君之和好去聲 惠

顧齊國惠然顧我齊國辱收寡人肯辱收恤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而要

福於齊之先君者照臨敝邑以照臨我齊國鎮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安我齊之社稷

則猶有先君之適猶有先君所生之適女及遺姑姊妹及其餘非夫人所生

者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自吝其美君若不棄敝邑晉君若不棄我齊國而辱

使董振擇之煩辱使人求此董正且備嬪嬙以備晉君之內官嬪

音貧嬙音墻寡人之望也乃我之所望於晉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晉

起使羊音墻寡君之願也言晉君正願如此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

之事晉君不能自治其國未有仇儷未有配偶在練經之

中時平公為少姜行夫是且未敢請所以未敢求昏於齊君有辱

命辱賜命惠莫大焉其恩惠莫大於此矣若惠顧敝邑齊若惠然顧我撫

有晉國而撫存我晉國賜之內主賜之夫人以治內政豈惟寡君豈惟晉君受賜

舉羣臣實受其貺舉朝羣臣皆與受賜焉其自唐叔且下實寵嘉

之唐叔晉始封之君言歷代先君無不寵賚嘉美之也既成昏許成昏禮晏子受禮晏子

為賓受燕禮叔向從之宴叔向為主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問齊國如何晏子曰此季氏也答言今乃齊之末世吾弗知不知其他

齊其為陳氏矣但知齊國必為陳氏所有公棄其民齊君不恤其民而歸於

陳氏民心皆離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量斗斛之總名豆區釜鍾

晏子仲叔向私論齊晉兩國之政

昭三年

此齊舊日四量之名也區音歐四升為豆四升之量其名曰豆各自其四呂登於

釜四豆為區容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容六斛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陳氏以齊之五升為豆以齊之五區為釜容八斗鍾乃

大矣釜十為鍾則呂家量貸陳氏以其家之量貸而呂

公量收之而以齊之舊量收民山木如市在山之木弗

加於山但加在魚鹽蜃蛤海之雜物往賣於市弗加於

海但如在民參其力民力所得財賦二入於公其二分

室而衣食其一民之所得為衣食者但一分耳公聚朽蠹齊之倉庫積

無而三老凍餒不以粟帛養老也三老杜注謂上壽也國

之諸市諸市皆鬻物之地屨賤踊賢踊貴以見齊多受刑之人

民人痛疾齊人苦於公虐政也而或燠休之陳氏乃或燠休其

流水民歸陳氏如欲無獲民陳氏雖欲將焉辟之自不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大姬周女胡公之妻也言齊將

而陳氏將代有齊國彼四人者其皆助叔向曰然言

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相去声大音太叔向曰然言

子之言錐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今亦當戎馬不

走也錐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今亦當戎馬不

駕戎車不卿無軍行卿無所將之軍此言晉衰公乘無

人公乘謂為御為右者非無卒列無長百人為卒非無

也卒子忽反庶民罷敝百姓勞苦而宮室滋侈公之宮

美道殪相望餓死者相望於而女富溢尤其富尤甚民

聞公命百姓之命如逃寇讐如避寇賊樂卻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阜隸八姓皆晉大族政在家門政令散在民無

所依百姓無君日不悛晉君日復一日樂悞憂以貪逸

樂易憂禍公室之卑晉之公其何日之存言其卑讒鼎之

銘曰讒鼎疾讒之鼎也昧且不顯言人君每日早後

世猶怠後世之君猶有况日不悛况今晉君其能久乎

言公室卑晏子曰子將若何以言汝將何叔向曰晉之公

族盡矣言晉國公族盼聞之我之所公室將卑公室之

也其宗族枝葉先落宗族國君之枝葉也公從之

不能為根本必盼之宗十一族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

出何公唯羊舌氏在而已今十族盡盼又無子無

賢公室無度公室無度幸而得成得善終豈其獲祀未

有子孫得承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先是齊景公欲為

其祭祀者宅曰子之宅近市景公言汝之所居湫隘囂塵其宅

而隘小且有囂囂塵土不可居請更諸爽塏

遷晏子踊貴履
賤之言

昭三年

者請為汝改居於爽明辭曰不願改宅君之先臣容焉先臣謂晏

子之先人也言我臣不足召嗣之我之無德尚不足以繼承先世於臣

侈矣我得居先人之宅已為侈矣且小人近市况我小人也其居近於市井朝夕

得所求有所買求無時而不可得小人之利也此乃我小人之所利也敢煩里

旅豈敢煩勞里衆為已宅乎公笑景公笑而問之曰子近市言汝所識貴賤

虐知物價乎對曰既利之言已既以近市為利敢不識虐豈敢不

曰何賈何賤問何物賤何物貴於是景公繁於刑當是時景公刑繁多

有鬻踊者有作刑者之屨而賣者鬻音育故對曰踊賈履賤故晏子答云市中惟

賤耳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備言言晏子既以此踊貴屨賤之言告於景公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故與叔向同復景公為是省於刑齊景公因晏子此言

於是刑城省為夫於是刑城省為夫君子曰仁人之言言仁者之人其

利博哉其利及民甚廣博也晏子一言晏子發一踊而齊侯省刑而齊侯省刑

景公感悟而省刑晏子可謂仁人之言矣詩曰詩小雅君子如祉如行也祉

福子行亂庶遘已則禍亂庶幾速止也其是之謂虐言晏子之言可

及晏子如晉謂今往晉公更其宅景公乃為反則成矣之改其宅

歸則其既拜晏子既拜謝新宅乃毀之乃折之而為里室里室里

也皆如其舊景公本毀里室以大晏子之宅至是皆復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

室還舊居者且諺曰引俗諺之非宅是卜言人之謀

昭三年

晉平公賜鄭伯石

其宅之唯鄰是卜乃卜其人之二三子先卜鄰矣言彼

吉凶也可與為鄰否違卜不祚一旦違卜而遷君子不犯非

禮所以為君子者不當小人犯不祥為小人者不當

不古之制也此乃古吾敢違諸虐豈敢違古之制使已

○鄭伯如晉鄭簡公公孫段相段字伯石相鄭甚敬而

卑甚恭敬而禮無違者無失晉侯嘉焉嘉美授之呂策

授以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言伯石之父余聞而弗忘

我聞其事賜汝以州縣賜女州田之田音汝呂胙乃舊勳以福汝

舊功伯石再拜稽首受策呂出受其書君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虘言人莫伯石之法也伯石為人

一為禮於晉禮於晉國猶荷其祿尚蒙賜田况呂禮終

始虘况終身行禮者乎為○鄭罕虎如晉告曰罕虎字

楚人日徵敝邑楚靈王既篡立日不朝立王之故責鄭君不來朝賀觀

胡敝邑之往若往楚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則恐晉國責鄭若往楚則宋之盟云則魯襄二十

君有疎外之心若往楚則宋之盟云七年盟宋之

時其約曰晉楚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寡君使虎布

之鄭君使我以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使虎布寡君使虎布

晉聽鄭朝楚時韓宣子赴執政晉霸衰矣

昭三年

慶封黨欲辱齊

之君苟思盟鄭君苟能寡君乃知免於戾矣諸侯不棄
盟者免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設若雖朝夕辱於敝邑雖
於罪矣我晉君猶疑汝君實有心鄭君苟誠
朝於晉寡君猜焉也猜七才反
何辱命焉雖欲往楚君其往也鄭君但往苟有寡君苟
心於在楚猶在晉也猶往朝楚
我晉在楚猶在晉也○齊侯田於莒莒齊之
也○齊侯田於莒莒齊之泣且請曰見
齊侯泣慶封之黨齊之計慶氏也
而請曰余髮如此種種言我之髮種種余奚能為言已
不能公告二子景公以告子尾欲復之欲令子雅不可
為害子尾子雅其歸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言髮雖老而其或寢處我

晏子惜子雅死

矣言其志在害我也先是子尾子雅怒慶封告盧蒲
齊公孫鼈卒齊子晏子曰惜也聞其歎子旗不免始哉
子旗子雅之子也言其不免於危齊姜姓公
始也為十年陳氏逐樂高張本齊姜姓公
而媯將始昌陳氏本媯姓今方二惠競爽猶可二惠
尾子雅皆出齊惠公也始昌盛力危反
言二子強明由自可也又弱一个焉今子雅歿又姜其
危哉言齊必為
陳氏所有

晉許楚令諸侯

癸亥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
椒舉致命致靈王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日君有惠往
晉君曾賜盟于宋賜盟言于宋國盟日晉楚之從交相
有恩惠在襄公二十七年

昭罕

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 臣歲之不易楚

國年來多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楚君欲與諸侯結好 使舉請聞

使我來問服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晉若四方無虞 則願

假寵音請於諸侯欲借晉之威以召諸侯 晉侯欲勿許晉平公

馬侯曰不可司馬侯女叔齊 楚王方侈楚王方 天或者

欲逞其心天意或欲逞 臣厚其毒使其毒甚 而降之罰然後

以罰之恐天意 未可知也將如此 其使能終或使楚君 亦未可

知也又恐天意 晉楚唯天所輔二國皆大唯天意所 不可

與爭不可與 君其許之吾君但可 而修德臣待其歸

楚君所歸若歸於德 若歸於德若歸於德 吾猶將事之當事之

諸侯何况諸侯誰 若適淫虐若楚君終歸 楚將棄之

猶叛之吾又誰與爭 公曰晉有三不始言我

三者不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國有山河之

地多產馬齊楚多難 此二國多寡弒之難 晉獨無之

三者不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

馬若憑恃其 而虞鄰國之難又虞度齊 是三始也

此三者皆四嶽 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三塗太行轅轅

危之事也四嶽 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三塗峯池三山

陽城水所出 大室中嶽嵩山 荆山荆豫二 中南終南 九

州之險也此皆九州險地是不一姓立國於此險地者夫豈冀

之北土冀州北境馬之所生其地產馬無興國焉未聞其地有興盛之

國恃險與馬不可為固也險與馬皆不從古已然

如是曰先王務修德音所以先代聖王曰亨神人德幽則

於神明則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以上言險與鄰國之難

鄰國或有不可虞也不可虞度或馬之不可恃鄰國之難

以安固難啓其疆土且開關或無難曰喪其國或因無難

失其守宇自失其所若何虞難如何可以齊有仲孫

之難莊公九年齊公而獲桓公因此得立桓至今賴之

齊至今係賴之晉有里丕之難僖公九年晉里克丕鄭而獲

公因此得立文是曰為盟主晉國遂主衛邢無難二國

之難敵亦喪之邢二年狄滅衛故人之難所以鄰不可

虞也不可虞度之也恃此三者恃險與馬而而不

修政德君不修德亾於不眠雖救危亾又何能濟豈能

向而君其許之再言以紂作淫虐昔商紂淫文王惠和

周文王惠殷是曰隕商紂以周是曰興文王以夫豈爭

諸侯文王之與豈嘗乃許楚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言我晉君以是曰不獲春秋時見所以不

叔向使楚允合

昭四年

朝楚音現見諸侯君實有之諸侯即楚也何辱命焉何煩遣椒

舉遂請昏蓋楚遣椒舉時併使求昏於晉晉侯許之又許昏楚子問於子

產曰時子產從鄭伯在楚故問之晉其許我諸侯虜言我求會諸侯

對曰許君言晉必許晉君少安晉君安於少不能遠圖不存諸侯其志

於服其大夫多求諸臣又多貪求莫匡其君無正救其君者在宋之盟

盟于宋又曰如一又有交相見之約若不許君若不許楚諸侯將焉用

之安用宋之盟也焉於虜反王曰諸侯其來虜肯來楚否對曰必來

必來也言諸侯從宋國承君之歡之意承君之歡承楚君之意不畏大國

於晉國何故不來何為而不來乎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求又問我意所求無不得否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言求人必違之意則人必違之

與人同欲盡濟若與人同欲則人無所不從也○大雨雹雹雨冰也雨去声雹彌角

反季武子問於申豐曰武子季孫宿申豐魯大夫雹可禦虜問雹之為災可

以止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言聖君在上天不雨雹雖有不為災使

有之不能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

宿道其時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夏三月周五月日行昴畢乃西方宿道也朝覲

堅可以藏之者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陸時在北深山窮谷

也其時可以出冰觀音狄固陰互寒固牢也互閉於是虜取

之深山窮谷牢陰閉寒取此積陰其出之也日在西朝

季孫宿論雹

左傳句解

之祿位

朝廷之臣食祿

實食喪祭

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

於是虜

用之

凡此皆得用水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

巨音 呂享司寒

司寒幽冥之神故物用

其出之也

挑弧

棘矢

以挑為弓以棘為箭也

呂除其災

將以冰奉至尊故用

祭

寒而藏之

祭司寒而藏冰

獻羔而啓之

仲春夏之二月也獻羔而開水

公始用

之優至尊也

火出而畢賦

夏三月火星初見時乃盡頒賦當受冰者

其藏之

也周

周密 其用之也徧

則冬無愆陽

冬不

夏無伏

陰

春無淒風

春無

秋無苦雨

秋無

雷出不震

雷發

不為 無苗霜電

無雷電以為苗若隕霜殺菽之類是霜能為災

癘疾不降

癘疾

所為故以癘疾

民不夭札

無遭癘疾而夭

今歲川

池之水

言今不藏深

棄而不用

自君用水外他者皆風

不越而殺

風不以理亂散

雷不發而震

雷不徐緩動物

電之為雷

積陰不散故

誰能禦之

誰有能禦

○楚子合

諸侯于申

晉人許之諸侯皆

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

侯無歸

言諸侯不為會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

今吾君物得

其慎禮矣

所當謹

霸之濟否

霸業之成

此會也

決於此

楚子示諸侯侈

自為奢侈

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

命武王子孟津之會

成王岐陽之蒐

康王鄴

昭四年

伍參論楚子侈

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也二公之事皆所指示諸侯禮

也皆以禮諸侯所由用命也故諸侯皆夏桀為仍之會

夏桀會諸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因此商紂為黎之蒐

於東夷之黎東夷叛之因此叛紂周幽為犬室之盟

王盟諸侯於中戎狄叛之因此叛周皆所指示諸侯汰

也此三君者皆諸侯所由棄命也故諸侯皆今君呂汰

而示之以修汰無乃不濟虐無乃不能王弗聽不從椒

子產見左師曰左師宋吾不患楚矣楚為患矣汰而悞

諫楚君汰侈而狠戾不過十年其強盛不過左師曰然

諫者履皮逼反

以為然不十年侈言楚君若非十其惡不遠則其惡不

遠惡而後棄則人棄之善亦如之為善者亦須德遠而

後興然後德及遠○楚子呂諸侯伐吳因會而以諸

朱方朱方吳克之其破執齊慶封慶封以襄公二十八

至是為而盡滅其族果如叔孫穆子所言將戮慶封靈王

楚所執而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呂戮人言自巳無瑕

而加之罪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呂戮人言自巳無瑕

之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黨於是呂在此逐於此其肯

從於戮虐以靈王篡弑而得君故慶也播於諸侯苦慶封

遜徒使惡聲焉用之安用戮之為王弗聽不從椒負之

楚靈王殺齊慶封

鄭子產作丘賦厚
斂于民國人怨之
子寬論之

斧鉞使慶封自負斧鉞呂狃於諸侯聲其罪以為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言無得有如齊弒其君崔杼弒莊公弱其孤

幼小而輕弱之以其呂盟其大夫且盟其大夫云慶封曰

靈王之罪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有如公

圍共王之庶子也共音恭弒其君兄之子麋靈王弒邾敖名麋乃其

而代之篡其君而呂盟諸侯又為會而王使速殺之惡其

之罪播於諸侯故也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每

馬之外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也國人謗之怨而曰其

父歿於路謂其父子國已為蠆尾子產又為重賦毒害

國將若之何國人將子寬呂告

以國人之謗告子產子產曰何害言雖謗

度我聞人之行善事者故能有濟所以能民不可逞

其志可使快度不可改法不可以詩曰禮義不愆言苟於

夫所愆何恤於人言雖有謗言吾不遷矣子產自謂惟濟

而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亾虐先亾也子產以父子

國之字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言君子立

流尚有貪作法於貪今子產立法取

求之弊救將若之何流其未

叔孫約連豎牛之害

異將有無姬在列者姬姓列為蔡及曹滕其先亾虐三國

如之何者諸侯者偪而無禮蓋以蔡偪於楚曹滕偪於鄭先衛亾

鄭國而亾蓋以鄭偪於晉楚政不率法今子

政而不循而制於心民各有心民心不同何

前代之法而制於心○叔孫穆子使豎牛為政先叔孫

上之有何以久居○叔孫穆子使豎牛為政先叔孫

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叔孫使為豎有寵使為家政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牛意欲亂叔孫之家使為己有遂以叔孫疾急危重豎

計殺其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不食

牛使寘饋于个个東西廂也豎牛欲餓死叔

卒豎牛竟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也名娒豎

去声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四卷終

昭四年